

「一部五十年前流传下来的千年古卷」
「最好看的盗墓小说」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南派三叔 著
七星鲁王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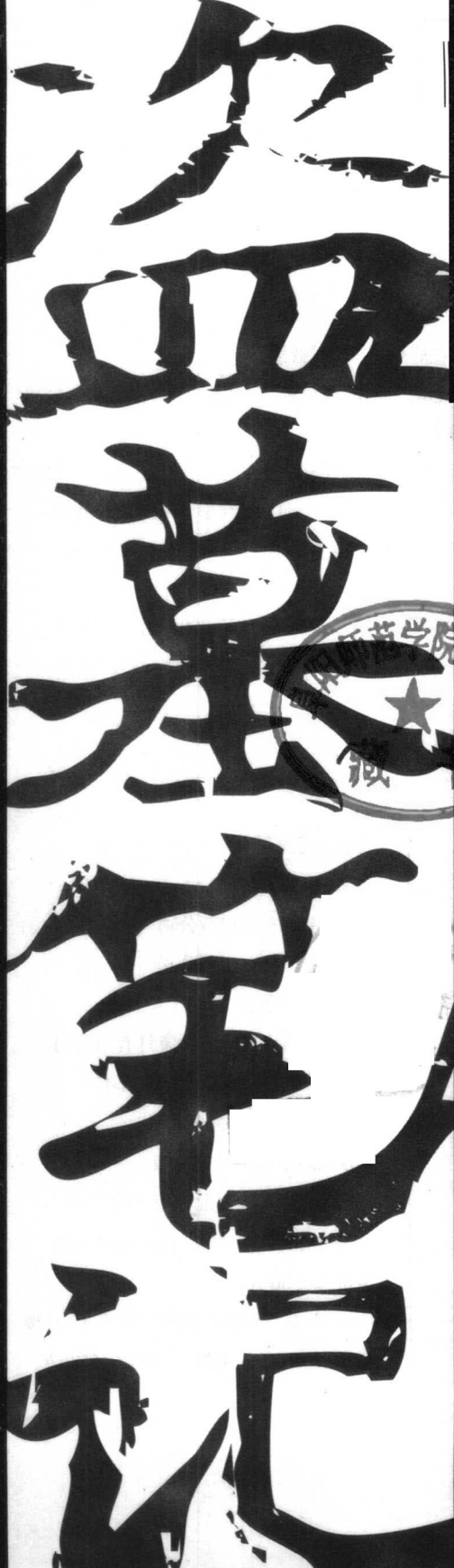
盗墓笔记

【一部五十年前流传下来的千年古卷】
【最好看的盗墓小说】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南派三叔 著
七星鲁王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盗墓笔记 / 南派三叔著.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6.12

ISBN 7-5057-2283-2

I. 盗... II. 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2503 号

书名 盗墓笔记

作者 南派三叔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规格 710 × 100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300 千字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7-2283-2/I·622

定价 26.8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盗墓笔记

第一卷 七星鲁王

第一章	血尸	2	第十一章	七星棺	45
第二章	五十年后	6	第十二章	门	49
第三章	瓜子庙	11	第十三章	02200059	51
第四章	尸洞	16	第十四章	闷油瓶	55
第五章	水影	21	第十五章	屁	58
第六章	积尸地	26	第十六章	小手	60
第七章	一百多个人头	29	第十七章	洞	64
第八章	山谷	33	第十八章	大树	67
第九章	古墓	37	第十九章	女尸	71
第十章	影子	41	第二十章	钥匙	73



盗墓笔记

第二十九章	紫金匣	105	第二十七章	火	101	第二十六章	谎言	97	第二十五章	紫玉匣子	93	第二十四章	玉俑	89	第二十三章	活尸	86	第二十二章	棺椁	82	第二十一章	八重宝函	80		青眼狐尸	7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盗墓笔记

第二卷



怒海潜沙

第十章	枯手	139
第九章	鬼船	137
第八章	变天了	133
第七章	女人	130
第六章	海南	125
第五章	老照片	122
第四章	海鬼	119
第三章	大风暴	116
第二章	双层墓塔	113
第一章	蛇眉铜鱼	110
第十一章	甲板	142
第十二章	三叔的谎言	145
第十三章	海猴子改	148
第十四章	永兴岛	151
第十五章	胖子	154
第十六章	开会	158
第十七章	头发	161
第十八章	大量头发	165
第十九章	大瓷罐	169
第二十章	甬道	172

盗墓笔记

第二十一章	箭	175
第二十二章	第一次解谜	178
第二十三章	继续解谜	181
第二十四章	开棺	184
第二十五章	一个人	187
第二十六章	瓷画	190
第二十七章	无题	194
第二十八章	继续无题	197
第二十九章	石碑	201
第三十章	池底	204
第三十一章	生门	207
第三十二章	连环	211
第三十三章	血字	215
第三十四章	脱困	220
第三十五章	盗洞	224
第三十六章	禁婆	228
第三十七章	混战	232
第三十八章	墙洞	236
第三十九章	珊瑚村	241
第四十章	困境	245
第四十一章	炸弹	249
第四十二章	脱皮	253
第四十三章	脱出	257
第四十四章	总结	261



盗墓笔记

第一卷

七星鲁王

第一章 • 血尸

五十年前,长沙镰子岭。

四个土夫子正蹲在一个土丘上,所有人都不说话,直勾勾地盯着地上那把洛阳铲。

铲子头上沾着刚从地下带出的旧土,离奇的是,这一抔土正不停地向外渗着鲜红的液体,就像刚刚在血液里蘸过一样。

“这下子麻烦大喽。”老烟头把他的旱烟在地上敲了敲,接着道,“下面是个血尸嘍,弄不好我们这点儿当当,都要摆在下面噢。”

“下不下去喃?要得要不得,一句话,莫七里八里的!”独眼的小伙子说,“你说你个老人家腿脚不方便,就莫下去了,我和我弟两个下去,管他什么东西,直接给他来一梭子。”

老烟头不怒反笑,对边上的一个大胡子说:“你屋里二伢子海式撩天的,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给翻盖子了,你得多教育教育,咱这买卖,不是有只匣子炮就能喔荷西天。”

那大胡子瞪了那年轻人一眼:“你崽子,怎么这么跟老太爷讲话,老太爷淘土的时候你他妈的还在你娘肚子里吃屎咧。”

“我咋说……说错了，老祖宗不说了嘛，那血尸就是个好东西，下面宝贝肯定不少，不下去，走嘎一炉锅汤。”

“你还敢顶嘴！”大胡子举手就打，被老烟头用烟枪挡了回去。

“打不得，你做伢那时候不还是一样，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那独眼的小伙子看他老爸被数落了，低下头偷笑，老烟头咳嗽了一声，又敲了那独眼的少年一记头棍：“你笑个啥？碰到血尸，可大可小，上次你二公就是在洛阳挖到这东西，结果现在还疯疯癫癫的，都不知道着了什么道。等一下我先下去，你跟在我后面，二伢子你带个土耗子殿后，三伢子你就别下去了，四个人都下去，想退都来不及退，你就拉着土耗子的尾巴，我们在里面一吆喝你就把东西拉出来。”

年纪最小的那少年不服气了：“我不依，你们偏心，我告诉我娘去！”

老烟头大笑：“你看你看，三伢子还怯不得子了，别闹，等一下给你摸把金刀刀。”

“我不要你摸，我自己会摸。”

那独眼老二就火了，一把揪住老三的耳朵：“你这杂家伙跟我寻事觅缝嘢，招呼老子发宝气嘢？！”

那年纪最小的少年看样子平日挨过不少揍，一看他二哥真火了，就吓得不敢吭声了，直望着他爹求救，怎料他爹已经去收拾家伙去了。他二哥这下得意了：“你何时咯样不带爱相嘢，这次老头子也不帮你，你要再吆喝，我拧你个花麻鸡巴！”

老烟头拍拍老二的肩膀，大叫一声：“小子们，操家伙嘢！”说完一把旋风铲已经舞开了。

半个小时后，盗洞已经打得见不到底了，除了老二不时上来透气，洞里连声音都听不清楚了，老三等得不耐烦起来，就朝洞里大叫：“大爷爷，挖穿没有？”

隔了有好几秒，里面才传来一阵模糊的声音：“不……知道，你……待在上面，拉好……好绳子！”

是他二哥的声音，然后听到他那老烟头咳嗽了一声：“轻点声……听！有动静！”

然后就是死一般的沉寂。

老三知道下面肯定有什么变故，吓得也不敢说话了，突然他听到一阵让人毛骨悚然的咯咯声，好像蛤蟆叫一样从洞里发出来。

然后他二哥在下面大吼了一声：“三伢子，拉！”

他不敢怠慢，一蹬地猛地拽住土耗子的尾巴，就往外拉，刚拉了几下，突然下面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住了，竟然有一股反力把绳子向盗洞里拉去，老三根本没想过还会有这种情况，差点就被拉到洞里去，他急中生智，一下子把尾巴绑在自己腰上，然

后全身向后倒去，后背几乎和地面成了三十度角，这个是在村里和别的男孩子拔河的时候用的招数，这样一来他的体重就全部吃在绳子上，就算是匹骡子，他也能顶一顶。

果然，这样一来他就和洞里的东西对峙住了，双方都各自吃力，但是都拉不动分毫，僵持了有十几秒，就听到洞里一声盒子炮响，然后听到他爹大叫：“三伢子，快跑！”就觉得绳子一松，土耗子嗖一声从洞里弹了出来，好像上面还挂了什么东西！那时候老三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知道下面肯定出事了，一把接住土耗子，扭头就跑！

他一口气跑出有二里多地，才敢停下来，掏出他怀里的土耗子一看，吓得大叫了一声，原来土耗子上钩着一只血淋淋的断手。他认得那手的模样，不由哭了出来，这手是分明是他二哥的。看样子他二哥就算不死也残废了。想到这里，他不由一咬牙，想回去救他二哥和老爹，刚一回头，却看见背后蹲着个血红血红的东西，正直勾勾地看着他。

这老三也不是个二流货色，平日里跟着他老爹大浪淘沙，离奇的事情见过不少，知道这地底下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最重要的不是大惊小怪，而是随机应变，要知道再凶险的鬼也强不过一活人，这什么黑凶白凶的，也得遵守物理定律，一梭子子弹打过去，打烂了也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想到这里，他把心一横，一边后退，一边腰上别着的一只匣子炮已经拿在手里，开了连发，只要那血红的东西有什么动静，就先给它劈头来个暴雨梨花。谁知道这时候那血红的东西竟然站起来了，老三仔细一看，顿时觉得头皮发麻，胃里一阵翻腾，那分明是一个被剥了皮的人！浑身上下血淋淋的，好像是自己整个儿从人皮里挤了出来一样。可是这样的一个人，竟然还能走动，那真是奇迹了，难道这就是血尸的真面目？

想着，那血尸一个弓身，突然就扑了过来，一下子老三就和它对上了眼，那血淋淋的脸一下子就贴着他的鼻子，一股酸气扑面而来，老三顺势向后一倒，同时匣子炮整一梭子子弹全部近距离打在了那东西胸膛上，距离过近，子弹全部都穿了过去，把那东西打得血花四溅，向后退了好几步。老三心中暗喜，再一回手对准那东西的脑袋就一扣扳机，就听咔嚓一声，枪竟然卡壳了！

这把老匣子炮是当年他二爷爷从一个军阀墓里挖出来的，想来也没用了多少年月，可惜这几年跟着他爹爹到处跑，也没工夫保养，平时开枪的机会也少之又少，谁知道竟然在这节骨眼上卡壳了。那老三也真不简单，一看枪不好使唤，抡圆了胳膊用吃奶的力气把枪给砸了过去，也不管砸没砸到，扭头就跑。这次他连头也不敢回，看准前面一棵大树就奔了过去，寻思着怎么着它也不会爬树吧，突然脚下一绊，他一

个狗吃屎，整张脸磕在一树墩上，顿时鼻子嘴巴里全是血。

老三狠狠一巴掌拍在地上，心里那个气啊，妈的怎么就这么背。

这时候听到后面风声响起，知道阎王爷来点名了，心一横，死就死吧，索性就趴在地上不起来了。没成想，那具血尸好像没看到他一样，竟然从他身上踩了过去，那血淋淋的脚板马上在他背后印下一个印子，这血尸出奇的重，一脚下去，老三就觉得嗓子一甜，只觉胆汁都像被踩吐了出来，而且背上那被踩过的地方马上一阵奇痒，眼前马上朦胧起来。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可能中毒了，而且毒性还非常的猛烈，恍惚间他看到不远的地方，他二哥的那只手里好像还握着什么东西。

他用力眨了眨眼睛，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块古帛片。他心想，自家二哥拼了命都要带出来的东西，肯定不是寻常东西，现在又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我好歹得把东西收好，万一我真的死了，他们找到我的尸体，也能从我身上找得着，那二哥的这只手也不算白断了，我也不至于白死。他一边这么想着，一边艰难地爬过去，用力掰开二哥紧握的手把那帛片从掌心里拿出来，塞进了自己袖子里。

这个时候他的耳朵也开始蜂鸣了，眼睛就像蒙了一层纱一样，手脚都开始凉起来。按他以往的经验，现在他裤裆里肯定大小便一大堆，中尸毒的人都死得很难看，他现在最希望的是不要给隔壁村的二丫头看见自己这个样子。

他就这么浑浑着胡想，脑子已经不怎么听他使唤了，这时候他又开始隐隐约约地听到他在盗洞口听到的那种咯咯怪声。

老三隐约觉得一丝不对，刚才和血尸搏斗了这么些时候，也没听它叫过一声，现在怎么又叫起来了？难道刚才的那只并不是血尸？那刚才看到的又是什么东西呢？可惜这个时候他已经基本无法作思考了，他条件反射地抬起头看了一下，只见一张巨大的怪脸正俯下身子看着他，两只没有瞳孔的眼睛里空荡荡地毫无生气。

第二章 • 五十年后

五十年后，杭州西泠印社旁，我的思绪被一个老头子打断了，我合上我爷爷的笔记，打量了一下对方。

“你这里收不收拓本？”他问，看样子就是随便问的，我做这行挺有天分的，也就敷衍他：“收，不过价钱收不高。”意思是，你没好东西就滚吧，别耽误大爷看书。

做我们这行，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平日里清闲惯了，最讨厌伺候那些一知半解的客人，演变到后来，只要看到那些过路客，就直接放哀乐赶人。不过最近空闲得也有点过分了，眼看旺季快过了，也不见什么好东西进来，所以也有点耐不住。

“那我想打听一下，这里有没有战国帛书的拓本？就是五十年前，长沙那几个土夫子盗出来，又被一美国人骗走的那一篇？”那人一边看着我柜台里的藏品，一边问。

“你都说被美国人骗走了，哪里还有。”我一听就火了，“找拓本当然是去市场里淘，哪有指定了一本去找的，怎么可能找得到？”

他压低了声音：“我听说你有门路，我是老痒介绍来的。”

我警惕起来，心里一惊，老痒不是前年就进号子了，怎么，把我供出来了？心里一急，背上冷汗就出来了：“哪……哪个老痒，我不认识。”

“我懂我懂，”他呵呵一笑，从怀里掏一只手表，“你看，老痒说你一看这个就明

白了。”

那手表是老痒当年在东北的时候他初恋情人送给他的，他把这表当命一样，喝醉了就拿出这表边看边“鹃啊，丽啊”的叫，我问他你那老娘们到底叫什么，他想了半天，竟然哭出来，说他娘的给忘了。这老痒肯把这表给这个人，说明这人确实有些来头。

可我怎么打量这人都觉得面目可憎，但人家找上门来了，还是爽快点说话好，于是直接一抬手：“那就算你是老痒的朋友，找我什么事？”

他咧嘴一笑，露出一颗大金牙：“我一个朋友在山西带回点东西，想让你给我看看，那是不是真东西。”

“看你一口京腔的，你北京的大土靶子到南方来找我咨询，太抬举我了吧，北京多少好手，恐怕你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他嘿嘿一笑：“都说南方人精明，果然不假，看你年纪不大，倒也看得很通透，说实话，我这次来，确实不是找您，我想见见你家里老太爷。”

我的脸色一下就变了：“找我爷爷，你什么居心？”

“你老太爷当年在长沙鏖子岭盗出战国帛书以后，是否留有一两份拓本？我朋友只想知道，与我们手上这一卷是否一样？”

他话没说完，我对着边上打瞌睡的伙计吼道：“王盟，送客！”

那金牙老头急了：“怎么着说着说着就要赶人呢？”

“你说的是不错，可惜你来得太晚了，我老爷子去年已经西游，你要找他，回去割脉吧！”我心道：“当年那事情，连中央都惊动了，那是大事情，哪能给你把旧账翻出来，我家里还能有好吗？”

“我说你个小孙子，说话就怎么不中听呢。”大金牙老头一脸贼笑，“老爷子不在了也不打紧，我也没说怎么着啊，好歹，你也看一看我带来的东西，你也卖卖老痒的面子不是？”

我看了他一眼，这皮笑肉不笑的，看样子不看他一眼他还真不肯走，心说就当卖老痒个面子，他出来的时候也不用被他埋怨，于是点头：“看看就看看，是不是我可不敢说。”

其实这战国帛书有二十多卷，每卷各不相同，我爷爷当时拓下来的那一篇只是其中很短的一部分，但是又极其重要，现在也就是我有几份拓本当压箱底的宝贝，市面上有钱也买不到。只见那金牙老头从怀里掏出一张白纸，我一看就来气，靠，还是个复印件。

“那是啊，那宝贝哪能到处揣着跑啊，一抖就碎。”他说，还故作神秘地压低声

音，“要不是我路子广，这东西早跑到国外去了，也算是为人民服务。”

我呵呵一笑：“看你那样子不就是个倒斗的吗，我看你是不敢出手，这是国宝，你脑袋不想要了！”

一句话被我揭穿，老头子脸就绿了，可他有求于我，还得忍着，说：“也不能这么说，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道道，想你老爷子当年在长沙做土夫子的时候，那也是威名远播……”

我脸色肯定很难看，咬着牙：“你要再提我爷爷，我就不看了！”

“好好，咱打住，你快给我瞅瞅，我也好快点跑路。”

我展开那白纸头，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篇保存完好的战国帛书，但并不是我爷爷当时盗出来的那一份，这一份虽然年代也比较久远，但是应该是后几朝的贋品，也就是说古董贋品，这是个身份很尴尬的东西。于是我一笑：“这应该是汉代的贋品，怎么说呢，你说它是假的，也不是假的，说它是真的，也不是真的，鬼知道这是照本摹的还是胡编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了。”

“那这是不是你爷爷盗出来的那一份？”

“实话和你说，我爷爷盗出来的那份他自己都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就被那美国佬骗过去了，你这问题我实在回答不了你。”我心想，忽悠你还不容易，表情上还装出特诚恳的样子。那金牙老头还真信了，叹了口气：“那真是不凑巧，那看样子不去找那个美国人，恐怕还真没指望了。”

“怎么，你们怎么就这么在意这一卷？”我问道，这太奇怪了，这古籍的收藏都是看缘分的，想把一套二十卷战国时期的古籍都找到，那也未免太贪心了。

“小兄弟，不瞒你说，我还真不是倒斗的，你看我这身子骨，哪够折腾啊，不过我那朋友的确是行家里手，我也不知道他卖的是什么关子，总之，人家有人家的道理。”他呵呵一笑，摇摇头，“咱也不好多问，对吧，先走一步了。”说完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我低头一看，他那张复印纸还在我手里呢，突然，我在那纸上发现一个图案，那是个狐狸一样的人脸，两只没有瞳孔的眼睛很有立体感，好像从那纸上凸了出来一样，看得我吸了口凉气，这一份帛书我从来没见过，应该是一份珍品。我琢磨着等老痒出来，就用这复印件做几块假的拓片也够我乐的，忙急急跑到门外张望了一眼，只看到那金牙老头正往回赶。

我心想他肯定是回来拿这张东西，忙跑回去，拿起数码相机把它拍了下来，然后拿起纸头走出门外。迎面碰上大金牙老头的鼻子：“你东西忘了。”我说道。

我爷爷是长沙土夫子，也就是一般说的“盗墓贼”。

我爷爷入这行的原因一点也不出奇,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世袭的行当。我太公的太公十三岁那年,华中一带闹旱灾,那年代,一闹旱灾就起饥荒,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那时候长沙边角角里啥都没有,就是古墓多,于是靠山吃山,靠墓吃墓,全村人一起倒斗,那几年不知道长沙一带有多少人饿死,可就他们那村一个都没死,还一个个都吃得油光满面的,那可全是靠着用挖出来的东西跟洋人换粮食吃才能这样的。

再后来时间长了,盗墓这东西和其他东西一样,也有个文化的积累,到我爷爷那辈,已经有行规、门派之分,那个时候盗墓的分南、北两派,南派就是我爷爷那派,擅长洛阳铲探土,高手只凭一个鼻子就能断定深浅、朝代,现在很多小说里描写动不动就洛阳铲,其实北派是不用洛阳铲的,他们精于对陵墓位置、结构的准确判断,也就是所谓的“寻龙点穴”。但是北派的人有点古怪,怎么说呢,按我爷爷的说法那就是他们不实在,花花肠子太多,盗个墓还搞这么多名堂,进去拿了东西就走呗,还要一扣二扣的,搁现在就叫官僚主义得很。而南派规矩就不多,且从不忌讳死人,北派人骂南派是土狗,糟蹋文物,倒过的斗没一个不塌的,连死人都拉出来卖,南派骂北派是伪君子,明明是个贼还弄得自己跟什么似的,后来更是闹到要火拼的地步,甚至还有“斗尸”一类的事情发生,到最后两派终于划长江而分,北派叫倒斗,南派就叫淘沙或是淘土,洛阳铲还是分了之后才发明出来的,北派人根本不屑使用。

我爷爷他不认识字,后来进了扫盲班,那时候他只会淘沙,学个字差点把他折腾死,也亏了他有了文化,才能把他的一些经历记录下来,在长沙镰子岭那老三,就是我爷爷,这些事情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记录在他那本老旧的笔记本上,我奶奶是个文化人,大家闺秀,就是被他的这些故事吸引,最后我爷爷就入赘到杭州来,在这里安了家。

那笔记算是我家的家传宝贝,我爷爷的鼻子在那次的事情后就彻底废掉了,后来他训练了一只狗来闻土,人送绰号“狗王”。这是真事情,在长沙做过土夫子的,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名字。

至于我爷爷后来怎么活下来的,我的二伯伯和太公和太太公最后怎么样了,我爷爷始终不肯告诉我,在我记忆里面,我也没有看到过一个独眼独臂的二伯,估计真的是凶多吉少,一提到这个事情,我爷爷就哭,就直说:“那不是小孩子能听的故事。”无论我们怎么问,怎么撒娇,他也不肯透露半个字。最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也逐渐失去了童年的好奇心。

傍晚,店子打烊,又是无聊的一天过去了,屁东西也没有收进来,我打发掉伙

计,这个时候,一个短信息发过来。

“九点鸡眼黄沙。”

是家里三叔发过来的,这是暗话,就是说有新货到了,紧接着,又是一条:“龙脊背,速来。”

我眼睛一亮,三叔的眼光出奇的高,这龙脊背就是有好东西的意思,连他都觉得是好东西,我真要见识一下。

我关好店门,开着我的破金杯车就直奔我三叔那里,一方面想看看他所谓的好东西是什么,另一方面,也想让他看看我今天拍到的那份帛书上的图案到底是什么?到底他是我们这一代人中唯一还和土夫子有接触的人。

我车刚开到他楼下,就听他在上面叫:“你小子他娘的,叫你快点,你磨个半天,现在来还有个屁用!”

我靠了一声:“不是吧,好东西也留给我啊,你也卖得太快了。”

正说着,我看到一个年轻人从他正门里面走了出来,身上背了根长长的东西,用布包得结结实实的,一看就知道应该是一把古兵器,这东西的确值钱,要是卖得好,价格能翻十几倍上去。

我指指那年轻人,我三叔点点头,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我心里一阵悲哀,心想难道我的小摊子今年真的要破产了?

我上了楼,自己搞了杯咖啡,把今天那金牙老头跑来刺探的事和三叔一说,本以为他会和我同仇敌忾,没想到他好像变了个人一样,沉默不语,直接把我数码相机里的东西打印了出来,放在灯下一看,我马上看见我三叔脸色变了。

“怎么了?”我问道,“这东西有什么蹊跷?”

他皱起眉头,说道:“不会吧,这好像是张古墓的地图啊!”